



青年作者創作選集

第一集

绣花針

刘紹棠 房樹民 等著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I247.7

青年作者創作選集

(第一集)

綉花針

劉紹棠、房樹民等著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出版者的話

青年作者的文学創作，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，已經產生了不少优秀的作品。在这些作品中，洋溢着建設社会主义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。作者欣喜地描述着祖國的新时代与新人物，無情地揭露和諷刺了旧社会的渣滓，并对落后的現象展开斗争。他們已成為祖國文藝战线上一支不容忽视的新生力量。

为了滿足讀者的需要，我們特陸續編选出版青年作者創作选集，將反映祖國新面貌的作品不断地推荐给讀者，以鼓舞我們建設社会主义的热情。

青年作者創作选集中編选的作品，主要是天津青年作者或發表在天津报刊上的青年作者的作品。

在編选工作上，曾得到天津日报文藝組和其他方面的帮助和支持。但由于我們是初次做这工作，一定还存在着許多缺点，希望讀者多給我們提出意見。

一九五六年四月

目 錄

綉花針 刘紹棠 (1)

親如骨肉 从維熙 (15)

婚禮 刘紹棠 (29)

花花轎子房 房樹民 (40)

九月的田野 房樹民 (47)

綉花針

刘紹棠

小船剛一靠渡口，雪白馬就騰空一躍跳上岸，牽馬的張順被摔得翻了个跟斗，落在了河边的水柳下面。一只銀白的水鳥被驚起，掠過夕陽下淡藍的河面，飛上天空了。

“好馬！”管船老張大叫一聲。

雪白馬撞歪了渡口的葡萄架，呼嘯着沿着河边向下游跑去。一只凶惡的蒼鷹，在湛藍的天空上盤旋着，緊緊地跟隨着雪白馬，像要落在馬背上。

“好馬！”

“一匹白龍駒！”

白帆船上，黧黑的撐船小伙子粗獷地呼叫。

調皮的船家姑娘眨动着像野葡萄似的黑眼睛，嬉鬧地吹着口哨，那清脆的笑聲像銀鈴在河面上响。

“唉呀呀，摔了个大西瓜！”她們笑得弯下了腰。

摔得四肢疼痛的張順，被雪白馬的搗蛋跟船家姑娘的笑聲气坏了，臉像一顆紫茄子，他狠狠地咬着牙，拚命地追赶。

河岸的果園里，正在蘋果樹上整枝的銀杏，一眼望見這头像擦着河面奔跑的雪白馬，一聲尖叫，“快截住雪白馬啊！”就像一头小松鼠，攀緣着从樹枝上蹦下來。

但是，雪白馬像一道白色的亮閃，穿过河岸上的向日葵

叢，擦過果園的籬笆，奔山楂村里跑去了。

在村口，富貴老头很巧妙地抓住了雪白馬，牽着籠頭在村邊蹣跚，雪白馬仰着脖子一聲嘶叫，它已經在這干巴巴的老頭手里馴服了。

這時，張順提着一根青秫棒，紅扑脹臉的，氣喘噓噓地跑來了，他看見雪白馬已經被捉住，就三步兩步趕上前，惡狠狠地掄圓青秫棒照馬屁股打下來“啪！”青秫棒斷了，雪白馬屁股上留下一道腫起的紅傷痕，蹦跳着，嘯叫着。

“你瘋啦！”富貴老头心疼地嚷道。

張順瞪圓眼睛，又掄起青秫棒，富貴老头抬起一條胳膊，叫道：“你打我吧！”

張順手落下來，喊道：“您躲開！把馬交給我，這馬是我們隊的。”

“不給！”富貴老头掩護着雪白馬，“它是我們隊的。”

張順的臉痙攣地抽搐着，鼻孔一擡一擡地動，嘴里呼呼地吐着熱氣，眼盯着富貴老头。

富貴老头猛地奪過他手中那半截青秫棒，一掄胳膊扔到遠遠的棗樹林里，牽着馬，不理張順，扭頭要走。

“不許拉走！”張順跨上一步，也抓住雪白馬的籠頭，“誰說這匹馬是你們隊的？”

“春寶。”

“春寶！”張順冷笑着，“他說的不行。”

“怎麼，你不服從副主任的命令？”

“他是你的女婿！”張順嘴里噴着唾沫星子，跳着腳。

“胡說！”富貴老头嘴角哆嗦着，“他告訴我的，這是社務委員會的決定。因為我們油料作物隊超產得多，又沒有硬牲口，就調配了這匹新買的馬。”

“你找春寶跟我說來，這匹馬可是我拉回來的！”張順仍舊扯住不放。

“他跟春枝到區上去了。”

“那就把馬給我，等他們回來再說。”

“我不給。”富貴老头搖著頭，“你打它，我心疼。”

“不給不行！”張順吼叫。

富貴老头奪不過張順，眼看就要鬆手了，正在这時，他透過棗林的羊腸小道，看見也是副主任的閻德海急急地走來，于是他說道：“你不用強奪硬搶，讓閻德海給做証，看是不是我訛詐你。”

“德海！”富貴老头滿懷希望地喊道。

“德海！”張順也叫。

閻德海吃驚地站住了，他的紅腫的眼睛布著血絲，他突然靠在一棵棗樹邊喘了口氣，莫名其妙地望著張順跟富貴老头。

“德海，你快來！”富貴老头焦急地喊。

“德海，你過來！”張順跺著腳暴躁地叫。

於是，閻德海正正經經地走過來，問道：“怎么回事兒？”

“我問你……”富貴老头搶著問道。

“這匹馬歸哪一隊？”張順打斷富貴老头的話。

閻德海已經感覺到他們之間的敵意，眼珠子一轉，笑道：“你們說明白，到底是怎麼回事兒？”

“是……”

“听我說!”張順气冲冲地瞪了富貴老头一眼。

“好,你先說!”富貴老头忍住气,把話咽回去。

于是張順便滔滔不絕地說起來,唾沫星子濺到閻德海的臉上,閻德海假笑着,一动不动。最后,張順憤怒地嚷道:“这明明是春宝私心偏向!”

“春宝的話也不是聖旨,”閻德海鼻孔里一陣冷笑,“我大小也是个副主任。張順,这馬归你們隊!”說完,他傲慢地一擺頭,甩胳膊走了。

“嘿嘿!怎么样?”張順得意地瞥了富貴老头一眼,牽过馬,吆喝一声,走了。

望着張順那搖搖擺擺的后影,富貴老头忍不住了,他追上去,喝道:“張順,你站住!閻德海說的話是放屁,咱們找春枝去,找主任去!”

“好!”張順站住脚,冷冷地等着他,“你剛才还說春宝告訴你,社務委员会决定这匹馬給你們隊,可是閻德海这个副主任怎么就不知道?”

富貴老头想起剛才閻德海那陰陽險,罵道:“他是坏蛋!”

“他是副主任,你罵他!”

“我有罪我担当。咱們找春枝去,她是党支部書記。”

到春枝家門口,他們把雪白馬拴在歪脖兒棗樹上,走進院里,透过天井的葫蘆架,他們看見春枝正在北屋跟区委書記兼区長俞山松和春宝在談話。

“誰!”俞山松已經看見他們,和藹地問道。

“春枝，你出來一下！”富貴老头哽咽地說。

張順靠着影壁，叉着腰，反倒不出聲了。

“啊！張順哥你回來了。”春枝笑着走出門檻。

張順不抬頭，悶雷似地問道：“春枝，你告訴我，這馬是哪一隊的？”

春枝走到跟前，笑道：“喲！怎麼啦？”

“這馬給哪一隊？你說說。”富貴老头怯生生地插嘴。

“社務委員會決定，給油料作物隊的。”

“甚么！”張順猛地一抬頭，想要大嚷大叫，但碰到春枝那冷靜溫柔的眼光，又低下頭去。“那為甚么讓我去拉馬？”

“他們隊正忙，就讓你去了。”春枝笑着說，“反正牲口是社里的財產，到秋收的時候，你們要是忙不過來，也可以調配過去幫你們的忙。”

“哼！這都是春寶私心偏向。”張順說完，一扭頭就走。

春枝一把拉住他的胳膊，臉微微發白，低低地問道：“張順哥，你怎麼能說出這種話？”

張順慚愧地低下了頭，嘟囔着說：“閻德海告訴我，這馬歸我們隊。”

“他挑撥！”春枝嚴峻地低聲說，“張順哥，你要是不信，我陪你到社辦公室去看記錄。”

“不！”張順難過地搖搖頭，“春枝，我信你的話。”

“張順哥，我的話不要跟閻德海說，你回去歇歇吧。”

走出春枝家門口，張順解開繮繩，把馬交給富貴老头，囑咐道：“大叔，這馬鬧槽，您先把它放在您家的牲口棚里，調理

好了再拉到社里牲口棚去。”

“是了！”

于是他們默默地分开了。

春枝回到屋里，把这事跟俞山松和春宝一說，春宝擰起眉头說道：“我看出來了，他至死也不会坦白！”

俞山松激动地站起來，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，点着后深深吸了一口，在屋里走了几步，猛地站住，說道：“現在，他有兩条道路可走：一条是徹底坦白他的反革命的罪惡歷史，求得人民的寬大处理；一条是繼續頑抗下去，偷空再扎我們一刀，这是一条死路！”

閻德海像是一个醉漢，踉踉蹌蹌地奔回家里，一進門，就把門“光当！”插上了。正在屋檐下綉枕头的他老婆，驚恐地抬起頭，害怕地站起身來。

这蒼白病弱的小女人，她那小小的眼睛，暗淡無光，眼角是爛紅爛紅的，娃娃似的薄嘴皮兒，却像老太婆的嘴唇那样干癢。山楂村誰也不知道这个女人怎么跟閻德海結的婚，她的娘家在哪里誰也不知道。只知道她怕閻德海怕得像避貓鼠，閻德海把她打得死去活來她也不喊叫，后来党支部对閻德海这种行为進行了斗争，她才透过一口气，但是閻德海仍然不許她出門檻，不許她到村里去，不許她到田野上去，不許她到河边去。

这时她恐怖地望着閻德海，閻德海太陽穴上暴起的青筋，就像跳动的蚯蚓，充血的眼里射出瘋狗似的光。

“進屋去!”閻德海戳了她的胸脯一下。

她剛一進屋，閻德海便一拳把她打倒在炕上，她用手护住腦袋，渾身像篩糠似地抖着，小聲央求道：“別打我，你說明白，我犯甚么過失了？”

閻德海跪下一條腿，壓住她，挽起袖子，咬着牙狠狠地問道：“我在東三省的事是不是你說出去的？”

“我沒有！”這小女人在下面艱難地搖着頭。

“瞎說！”閻德海又打了一拳，這女人疼痛得一呲牙，但是沒有叫，血從鼻孔里像小溪似地流出來。

“我真沒說。”血流進嘴里，小女人的話含糊不清了。

“銀杏常找你玩，你沒跟她說過？”閻德海瞪着眼逼問。

“親人，我怎么敢說？”小女人的身體抽搐着，“這是人命關天的事呀！”

“住口！”閻德海從炕上跳下來，用破布擦了擦手上的血，黃豆粒似的大汗珠在他的青筋暴露的臉上淌着。

一股夕陽微黃的光照進來，閻德海吓了一跳，連忙挂上了窗簾，於是屋里便完全黑暗了。

“媽的！他們怎么会知道的呢？”閻德海背着手，在地上走着，“區里從哪兒知道的呢？”

小女人害怕地縮在炕角落，身體還不住戰抖，她閉着眼睛，不敢看閻德海那惡鬼似的臉。

“一定是你說的！”閻德海怒吼一聲，又跳上炕，像拉死狗似的把小女人放在炕上。

小女人用手捂住臉，舌頭僵硬地說：“親人，我要是說了一

句，你活剝我的皮。”

“他們怎么知道的呢？”閻德海獸性地擰着小女人那皮包骨的胸脯，自言自語地問道。

“我要有支槍多好啊！”閻德海喃喃地說，“我第一槍，就打死俞山松跟春枝，一箭雙雕。”他像是做夢似地笑了。

“我要殺死他們！”他突然跳下炕，“我要殺死他們！雞犬不留！”

小女人蜷縮着，啞啞地哭了。

“可是我沒有槍。他們從來就不信任我，不給我槍。”閻德海絕望地一頭倒在炕頭，干哭起來。

天黑下來，烏鴉從院子的上空啞啞叫着飛過去，濃重的夜色隨着烏鴉的飛過籠罩住了運河，青紗帳，果園，山楂村。

運河上，帆船的桅燈亮了，撐船小伙子放開喉嚨唱起運河平原最甜蜜最大膽的情歌，在果園里的姑娘們便罵他們，只听銀杏那清脆的嗓子叫道：“咱們回家吧，讓他們唱給河邊的蛤蟆听。”于是姑娘們嬉笑着跑回村了，撐船小伙子爽朗地大笑，越發高亢地唱起挑逗的歌。

突然，閻德海從炕上爬起，喝道：“快！給我几根綉花針。”

小女人嚇得呆了，閻德海凶狠地戳了她一下，“快！”于是小女人便從荷包里把綉花針掏出來，哆嗦着遞過去。

閻德海接過綉花針，走到外屋，在黑暗中從筐里摸出几个土豆，把綉花針一根根刺進土豆里，然後裝進口袋。

“有現成吃的沒有？”閻德海問他老婆。

“甚么都沒剩下，我給你烙張餅吃吧！”小女人忍着疼痛

要下炕。

“不用！”閻德海一揮手，“把剩下的那二兩酒給我，再端一碟腌青豆來。”

閻德海喝着酒，望着外面，月亮从东南天角慢慢地升上來，忽然，被一朵白云遮住了，院里一明一暗。

閻德海猛地站起來，說道：“給我等門，我一會兒就回來！”說着，便出去了。

他站在門楼下，靜靜地听着外面的响动，牆外，有一只蝓蝓在斷斷續續地叫，他鬼鬼祟祟地探出头，望了望四外，便投進暗影中去了。

村里，月光像是乳白的流水，棗樹在夜風里發出簌簌的幽响，飄散着淡淡的清香气，這是一個清涼美妙的夜晚，山楂村已經睡了。

閻德海隱在暗影里，他剛要跨過街道，突然一個高大的身影走過來了，于是他連忙憋住氣躲在陰暗的破房角落里，他看見，張順端着一個大葫蘆瓢走來。

他的眼睛跟踪着張順，只見張順在銀杏家門外站下，叫道：“富貴大叔，富貴大叔！”

一會兒，从柴門里走出富貴老头，月光下，他驚訝地望着張順。

“打擾您睡覺了吧？”

“沒有，銀杏他們在开会，我給等門呢。”

“雪白馬讓我打那一下消腫了沒有？”張順低聲問道。

“消腫一些了，”富貴老头嘆了口氣，“它還是不讓摸，一

定还是疼。”

“我那一下打重了，”張順难过地低着头，“我就是那股子牛脾气，頂撞您那几句您也别記在心里。”

“沒甚么。”

“把这瓢麸子給它吃了吧！”張順把葫蘆瓢遞給了富貴老头。

富貴老头接过去，牲口棚就在外院，他倒在槽里又把瓢送出來，說道：“張順，家里坐坐吧！”

“不啦！夜里您多起几回，看看雪白馬。”張順慢慢地往回走了。

柴門虛掩着，閻德海听見富貴老头跟雪白馬親昵地說了几句話，就到里院去了，他又見張順也已經走远，于是就像一股陰風，扑進柴門里，把兩顆土豆扔進牲口槽，又掰开雪白馬的嘴，把一个土豆硬塞進去，然后又一股陰風似地鑽出來。

他靠住一棵棗樹，大口大口地喘气，心砰砰地猛跳，像是要迸裂了。

强压住心跳和恐懼，他剛走不多远，迎面小棗林里走出春宝，問道：“閻德海，你黑更半夜到哪兒去了？”

“啊！”閻德海吓得几乎要叫出來，但是眼珠子一动，裝得舌头發短的样子，含含糊糊地說：“到小鋪喝酒去了，心里悶哪！”于是索性走到春宝面前，噴着酒气。

春宝皺起眉头，說道：“回家去！区里不是讓你最后考慮徹底坦白嗎？”

“是啦！我去考慮，心里悶啊！”閻德海咕嚕着，伪装得搖

搖晃晃地走了。

從小棗林的另一端走出根旺，他疑惑地对春宝說：“这真怪事，他剛出門，我們看到他形色不对，就注意他了，怎么这一會兒他就到酒館去了一趟？”

“我去問小鋪掌櫃的！”春宝匆匆地奔村西口跑去了。

黎明，山楂村还在沉睡，布谷鳥也還沒醒，在漸漸淡薄了的月色里，山楂村是那么寧靜，連此起彼伏的鷄啼声，也像是靜靜的黎明的歌唱。

突然，富貴老头那撕裂了似的声音喊道：“鄉親們！不好啦！咱們的雪白馬死啦！”

他再也喊不出第二声，就哭起來了。

山楂村清晨的寧靜一下子破碎了，人們驚叫着，揉着惺忪的睡眼，朝富貴老头家跑來了。

柴門被撞倒了，外院里挤得滿滿的，牲口棚里，富貴老头爬在死去的冰冷的雪白馬身上，嗚嗚地哭着，銀杏跳着脚喊叫：“是哪个断子絕孫的干的！”

“甚么，雪白馬死了！”張順扑到雪白馬身上，也哭起來了。

“要追查这个凶手！”閻德海不知从甚么地方跳到群众面前，張牙舞爪地揮动着胳膊，“富貴大叔，昨夜晚誰到你家來过？”

“啊！”富貴老头恍然大悟，他站起身，眼睛瘋狂地張大了，“是他，張順！”

“張順！”閻德海鼻孔里一聲挑撥的冷笑。

“張順，你这个狠心賊，你沒得到这匹馬，就想害死它，我跟你拚了！”富貴老头的手指哆嗦着，猛地抓起拌草的棗木棍子，劈頭照張順打去。

張順急忙一閃，跳出牲口棚，嘶叫道：“您听我說！”但是富貴老头又扑了過來。

“住手！”

一个清脆急促的声音，跟着，春枝变顏变色地闖進來，劈手夺过富貴老头的棗木棍子，她喘着气，断断续續地說。“富貴大叔，不能莽撞。鄉親們都散了吧！”

閻德海正想在混乱中溜走，春宝抓住他的胳膊，厉声說道：“俞山松同志等你！”閻德海的臉沒有血色了。

在春枝家北屋，俞山松讓閻德海坐下。

“你昨夜晚出來干甚么？”俞山松問道。

“到小鋪喝酒去了。”

“你沒去。”春宝緊握着拳头，“我們問过了小鋪掌櫃的。”

“說实話，到哪兒去了？”俞山松追問。

“哪兒也沒去，跟老婆打了架，喝了二兩悶酒，到街上游逛游逛，散散心。”閻德海低着腦袋狡賴。

“那你剛才为甚么說瞎話！”坐在炕沿上喘气的春枝，呼吸艰难地喊道。

“你們不許我出門，我怕你們疑心，才說了瞎話。”閻德海嘟囔着。

“是你謀害了雪白馬！”春宝叫道。

“我沒有!”閻德海抬起汗津津的头,嘴角哆嗦着,眼淚混着冷汗流下來。

俞山松那深陷的眼睛緊緊地凝視着他,閻德海受不住這鋒芒似的眼光,頹然地搭拉下腦袋。

“還問你那個老問題,日本投降以前,你在東三省偽滿洲國干了些甚麼?”

“我是逃荒去的,你們可以問山楂村的鄉親們。”

“我問你在那邊干了些甚麼!”

“先給地主種地,後來參加了抗日聯軍,負了傷,復員參加生產,我就回老家來了。”閻德海倒背如流地說着他的歷史。

“沒穿過偽滿新京憲兵隊的少尉制服?”

“沒有!這是怎麼回事兒?”閻德海很難覺察地戰栗了一下,聲音小得像蚊子哼哼。

“你認識不認識陳全河?”俞山松的聲音有些發抖了。

“那是我在抗日聯軍用過的假名字。”

“胡說!你这个叛徒!你这个殺人犯!”俞山松被仇恨燃燒得胸膛像要炸裂了,他憤怒地說,“是的,你參加過抗日聯軍,可是你被日本討伐隊俘虜後,變節投降了,供出了我們的同志,給敵人做嚮導摸了我們的司令部,你用抗日英雄的鮮血換了一身偽滿憲兵少尉的制服。日本投降了,你又在國民黨諜報隊混了一陣子,後來就從關外回到家鄉,你一直耍兩面派,陰陽臉,跟地主富農分子勾結一起,干反革命活動。你曾經破壞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,你曾經放火燒過國家統購的糧食,你在社內挑撥離間,制造分裂,你又謀害了這匹雪白馬。閻德